春秋經傳比事

閩 林春溥 鑑塘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戊子○鄭子儀元年

春王正月 穀梁日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公羊日內諱奔謂之孫不稱姜氏貶與弑君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夏單伯送 公穀並作逆 王姬 公羊日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日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日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

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于齊 公羊曰何以書我主之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爲襄公諱也

二年 己丑〇陳宣公杵臼元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穀梁曰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禮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

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公羊作郜○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庚寅○宋閔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師作侯○傳曰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

廟以存姑姊妹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並作郎○公羊曰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　公穀並作饗　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

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楚世家曰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怨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復讎乎紀穀梁曰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並作郜○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日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 壬辰〇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曰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郳犂來來朝 犂公穀並作黎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 癸巳 春王正月 公作三月穀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黜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秋公至自伐衞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衞俘俘公穀並作寶○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冬齊人來歸衞寶文姜請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

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

滅之

附錄秦本紀伐邽冀戎初縣之

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穀梁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穀梁作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公羊作霣下同如雨公羊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秋大水無麥苗公羊曰記災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附錄秦本紀初縣杜鄭滅小虢

八年乙未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公羊曰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傳曰爲久也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予矣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公羊作成下同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

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丙申○齊桓公小白元年春齊人殺無知穀梁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穀並作暨○穀梁曰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齊世家曰小白善大夫高傒及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

夏公伐齊納子糾公穀並無子字○公羊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齊世家曰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魯送糾者行益遲桓公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高傒立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羊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讎

也復歸曷爲使微者公也曷爲不言公復歸者在下也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國語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註申孫矢名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曰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宜爲君者也穀梁曰言取病內也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

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君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

雜處雜處則其言嘵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
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
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
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
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
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
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軺馬以
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
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爲商令
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
摯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
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
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
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夫是故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
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竣

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
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
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
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
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
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
國安矣桓公曰諸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
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
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
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
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
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
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
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
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
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
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
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
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
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
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慼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正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諾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以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間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而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鋧戛斤欘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

於有濟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冬浚洙 公羊曰畏齊也

十年丁酉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穀梁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

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月公侵宋公羊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三月宋人遷宿穀梁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謂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穀梁曰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

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禮檀弓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縣賁父死之說異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梁作武○公羊曰蔡侯獻舞何以書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公羊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有一年戊戌春王正月

也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穀梁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曰王者之後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

恤民之心

冬王姬歸于齊公羊曰何以書過我也

冬齊侯來逆共姬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有二年己亥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穀梁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公羊作接及其大夫仇牧公羊曰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

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子猛獲帥師圍亳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有三年庚子○周僖王胡齊元年○宋桓公御說元年春齊侯穀梁作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夏六月齊人滅遂穀梁曰其不日微國也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

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辛丑○杞共公元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
宋公羊曰後會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
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
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
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
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
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傳

取貳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穀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

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穀梁無宋公衞侯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壬寅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公羊郳作兒鄭人侵宋

秋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癸卯○晉武公三十八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衞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衞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穀並有曹伯公羊曰同盟者何同欲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邾子克卒穀梁曰其曰子進之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史記年表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周周命爲晉君在前一年○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史表周釐王崩于魯莊公十七年子惠王閬立杜註謂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附錄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

十有七年甲辰○秦德公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下同○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以其逃來志之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穀梁曰何爲不言遂人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

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公羊曰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穀梁曰逃義曰逃

冬多麋公羊曰記異也

附錄秦本紀初居雍以犧三百牢祠鄜畤梁伯芮伯來朝

十有八年乙巳○周惠王閬元年○晉獻公詭諸元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穀梁日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秋有蜮（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秋有蜮爲災也

冬十月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附錄（史記秦初作伏祠磔狗於邑四門以禦蠱）

十有九年（丙午○秦宣公元年）春王正月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

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曰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日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蔿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二十年丁未○蔡穆侯肸元年○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夏齊大災

秋七月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

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作我

二十有一年 戊申 春王正月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五月鄭厲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

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己酉○鄭文公踕元年○杞惠公元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寇公穀並作禦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卽完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

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伉也

冬公如齊納幣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附錄秦本紀作密畤與晉戰河陽勝之○楚世家杜敖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

二十有三年庚戌○楚成王頵元年春公至自齊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公一陳佗也

祭叔來聘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材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公羊曰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楚世家曰成王惲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使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公及齊侯遇于穀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蕭叔朝公公羊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附錄文十七年傳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秋丹桓宮楹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秋丹桓宮之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

二十有四年辛亥○曹僖公赤元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穀梁曰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國語作匠師慶臣聞

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穀梁曰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穀梁曰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國語作宗人夏父展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公必無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曰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杜註曰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赤歸于曹 杜註曰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郭公 胡傳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攷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 壬子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卿也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附錄 文十七年傳鄭文公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伯姬歸于杞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癸丑○衛懿公赤元年春公羊無春字公伐戎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穀梁曰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晉世家曰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

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杞伯來朝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乙卯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國語曰獻

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驪戎有男戎必有女戎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臼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

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

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公羊有邾婁人救鄭穀梁曰善救鄭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亡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冬築郿公穀並作微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公羊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國語曰魯饑臧文仲言于莊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丙辰公羊曰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曰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

而入

夏鄭人侵許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三十年己丁春王正月

（）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公救邢有師字次于成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郕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郕也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公羊曰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穀梁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公羊無濟字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國語曰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齊世家曰燕莊公送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於是分割燕君所至與燕令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時也

三十有一年戊午○秦成公元年春築臺于郎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說苑曰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秋築臺于秦穀梁曰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附錄秦本紀秦伯芮伯來朝

三十有二年己未春城小穀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

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國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

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

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剌爲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

一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公羊曰飲之無傫氏至乎王隄而死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公穀並作乙未子般卒公羊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公羊曰莊公之時僕人鄧扈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

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曰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狄伐邢

春秋經傳比事卷三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四

閩 林春溥 鑑塘

閔公 名啟方莊公子母叔姜史記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 丙申○曹昭公班元年 春王正月 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齊人救邢 穀梁曰善救邢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並作洛季子來歸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來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〇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
萬爲右以滅耿滅霍（史記曰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獻公賜趙夙耿）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
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
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
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
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
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

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辛酉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國語曰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吾不忍俟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穀梁曰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穀梁曰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莒穀梁曰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

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
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
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
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彊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
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
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
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
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

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國語曰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曰爲

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

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援之政諸侯必
絶能絶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
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
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
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
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
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
信君得其賴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
使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
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
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
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
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

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

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國語曰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國語申生曰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還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世家曰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經傳比事卷四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五

閩 林春溥 鑑塘

僖公 上○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壬戌○衛文公燬元年○秦穆公任好元年 春王正月 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齊師宋師曹伯 公穀作師 並 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稱其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穀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國語曰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夏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公羊曰夷者何齊地也桓公召而縊殺之

楚人伐鄭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作朾

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穀梁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日敗勝內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羊作犁穀梁作麗獲莒挐穀梁曰公子友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

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弒君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附錄秦本紀穆公自將伐茅津勝之

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城楚丘穀梁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並作夏陽○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以其先晉不可以不

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

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不雨

夏四月不雨穀梁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六月雨穀梁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易內

傳曰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懸休繕治之宜雖則不雩而時雨自降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公羊曰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冬公子穀梁有季字友如齊涖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乙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國語曰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夏許男新臣卒穀梁曰死于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曰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並作袁○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之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穀梁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秋伐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曰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公羊作慈下同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謀國語曰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作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國語曰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附錄史記年表秦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

五年丙寅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公羊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國語作伲楚又作寺人勃鞮俱作披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國語曰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醜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

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

杞伯姬來朝其子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並作首戴下同○公羊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鄭伯逃歸不盟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穀梁曰其不日微國也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君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穀梁曰挈其妻子以奔曹國語曰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

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穀梁曰亡虢五年而後舉虞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本紀曰既虜百里傒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與語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傒讓曰臣不及友蹇叔繆公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 丁卯○杞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秋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國語曰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穀梁曰善救許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穀梁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穀梁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

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穀梁作甯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

鄭伯使請盟於齊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

八年己巳○曹共公襄元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公羊有鄭世子華盟于洮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鄭伯乞盟穀梁曰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

也復期月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宋公疾大子玆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庚午○周襄王鄭元年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穀並作禦○公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穀梁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公羊曰何以日危之

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國語曰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

甲子公羊作甲戌晉侯佹諸卒佹公穀並作詭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

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弑○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列女傳曰乃戮驪姬鞭而殺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荀息有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國語曰既殺奚齊卓子及驪姬里克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鍼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令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憂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盍請君於秦乎大夫

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穆公許諾反使者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發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吾必遂矣亡人苟入且入河外列城五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

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辛未○晉惠公夷吾元年宋襄公茲父元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公羊作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公羊曰何以書賢也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國語曰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

忠愛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愛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

秋七月

○晉侯改葬共大子國語曰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猶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冬大雨雪公羊作雹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國語曰丕鄭之自秦及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待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子其行矣我姑待死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有一年壬申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秋八月大雩穀梁曰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附錄竹書雨金于晉

十有二年癸酉春王三月穀梁作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秋七月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十有三年甲戌○陳穆公款元年春狄侵衛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紀春諸侯城緣陵 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穀梁並作繒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穀梁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秋侵鄭

冬蔡侯肸卒 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附錄 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

十有五年 丙子○蔡莊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穀梁曰善救徐也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秋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穀梁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公羊曰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作九月壬戌在震夷伯之廟之前○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

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國語曰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

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

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

祥乃許晉平國語曰穆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讐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公孫枝曰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政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齊世家是歲管仲隰朋皆卒）

十有六年丁丑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曰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
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
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
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
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
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

閨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夏滅項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冬（公羊無冬字）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杜註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己卯〇齊孝公昭元年春王正月宋公公羊有會字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穀梁曰非伐喪也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〇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穀梁曰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公羊曰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

公之征齊也穀梁曰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

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狄救齊 穀梁曰善救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穀梁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

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 庚辰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人執滕宣公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公羊作人會盟公羊無盟字于邾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穀梁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宋人圍曹傳在衞伐邢之後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衞人伐邢

秋衞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衞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衞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公羊有公字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梁亡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穀梁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夏郜子來朝公羊曰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壬午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穀梁曰旱時正也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公羊作霍穀梁作雩執宋公以伐宋公羊曰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

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冬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春秋經傳比事卷五終